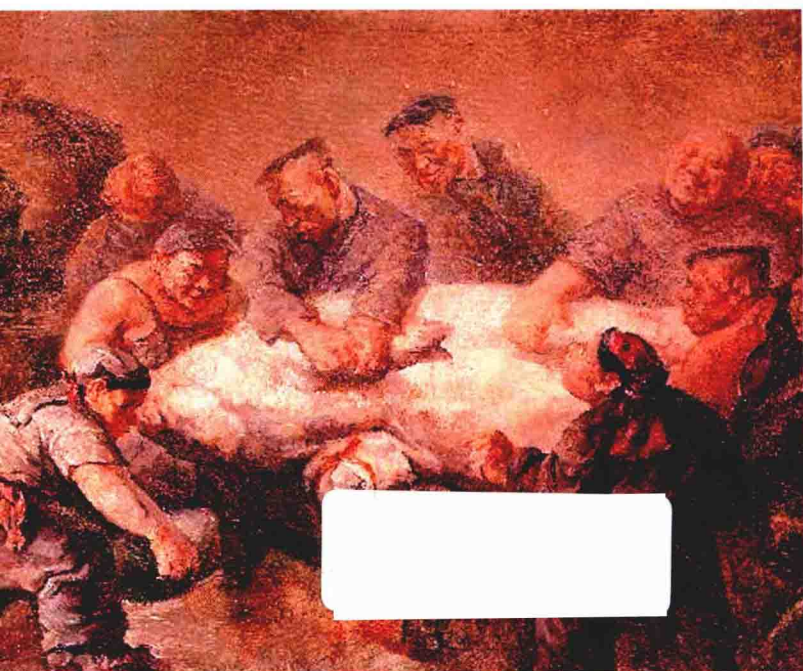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特文学

五行八作

朱铁军 主编



枪手/李治邦

追逃/石钟山

高屋建瓴/彤子

玫瑰在上/央歌儿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五行八作 / 朱铁军主编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7.1

(全民阅读精品文库)

ISBN 978-7-5171-2152-7

I . ①五… II . ①朱… III 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03937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
总 监 制: 朱艳华

责任编辑: 佟贵兆

封面设计: 水岸风创意文化 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6.75 印张

字 数 257 千字

定 价 40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152-7

出版前言

《特文学》系列丛书所编选的作品，均为2006年至2016年间《特区文学》杂志所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，按作品的题材分为《岁里春秋》《人间烟火》《仕说新语》《此去经年》《五行八作》，共五卷，包含24位国内知名作家的33篇纯文学力作，这些作品大部分都在发表后被多家选刊转载，其中有获得各类文学奖项的，有收入年度选本的，也有被改编为影视剧本搬上荧幕的。

作为深圳特区唯一公开出版的纯文学期刊，《特区文学》杂志在打造“新都市文学、文学新都市”的办刊理念下，多年来较为倾向于涉及城市题材的纯文学作品，其中“深度叙事”与“质感文本”两个固定栏目，发表了一大批城市文学范畴的小说精品。因此在本系列书编辑之初，我们也以“叙事性、可读性、文学性”为选题宗旨，侧重于城市题材进行了作品的选择。

现下的时代，高度的科技化与商业化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我们所生活的场域，城市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中变得空前的复杂、新颖、多样，同时传播方式的不断更新迭代，也将传统的阅读方式推向了碎片化的趋势。信息的爆炸带给文学艺术的影响与刷新，也在悄然裂变。几乎每一天，我们都能接收到与素常认知更为不同的新事物发生。

传统文学随之也进入了新的时代。因此在当下的阅读环境与文学生态中，进行怎样的文本书写、怎样的艺术传达，不仅仅是作家与读者，同时也是编辑们所面临的选择课题。在本书编辑的过程中，我们着意选取了叙事角度特别、题材新颖特殊、文学性与艺术性具有较高水准，并保持着传统的纯文学作品优良基因与特别的阅读价值的若干作品。

因此，我们将本套丛书命名为《特文学》。我们希望通过这三十余篇异彩纷呈的中、短篇小说，为您开启一条重温与新识、质感与深度并存、独特的阅读之旅。

编者

目录

枪手

李治邦

枪手…李治邦 /1

我的文牒生涯…刘剑波 /30

追逃…石钟山 /64

大建商…彤子 /110

高屋建瓴…彤子 /153

玫瑰在上…央歌儿 /199

先兄曾给制片人老索说过，想不能正式写一个本子。替了我光亮的名子。老索摇摇头说，不行。谁都不知道你。我赔上千万的电视剧能让你小子搞两：光亮靠了，反说，我搞了这么多剧的枪手，不都让我搞两了吗？老索说，完全两码事，你是枪手，就是人家挖走了盘具：你的人家七上八下，男人和女人搂搂抱抱后，你给那女人盖被子。撒尿的时候，你就是那大料，撒的时间调味儿，吐的时候再把你夹出来。

还说到夏天，人的欲望就越来越来。

光亮也在圈养那辆太厚顺的老子凯瑞瑞打了电话。瑞瑞怕不听话没。

枪手 / 李治邦

枪手 / 李治邦

光亮眼下是一个给电视剧当枪手的人。

经过光亮手里编排的电视剧大都成了热剧，制片人赚钱，投资人洗钱。可在电视屏幕上没有光亮的名字，上名字的都是有名有姓有背景有关系的人。光亮赚的就是枪手的钱，仨瓜俩枣。有几部戏几乎都是光亮写的，给光亮那个本子已经面目皆非。后来，那个有名有姓的人愤怒地找到光亮，原来是一个漂亮的女人，戳着光亮的鼻子说光亮强奸了她。光亮没说话，她扇了光亮一巴掌，说，你就是他妈的太监。光亮恼了，说，我是太监还能强奸你？

光亮曾经给制片人老张说过，能不能正式写一个本子，署上我光亮的名字。老张摇摇头说，不行，谁都不知道你，投资上千万的电视剧能让你小子祸祸？光亮急了，反驳说，我当了这么多剧的枪手，不都让我祸祸了吗？老张说，完全两码事，你是枪手，就是人家做完了家具，你给人家上上油漆。男人和女人做完爱以后，你给那女人盖盖被子。做菜的时候，你就是那大料，做的时候调味儿，吃的时候再把你夹出来。

还没到夏天，人的欲望就燃烧起来。

光亮给在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妻子琪琪格打了电话。琪琪格不屑地说，

光亮，咱们结婚十年了，你也知道我，我也知道你。通过你，我晓得了当枪手的没一个是男人，是男人有当枪手的吗？你不是马，你是骡子，一个男人当骡子还是男人吗？光亮伤心，说，我即便是骡子不也给家赚钱了吗？琪琪格笑了，说，你连个我想要的房子都赚不出来，你还好意思觑着脸说赚钱两字。光亮不作声了，琪琪格这句话就是一枪，绝对打在他的心口。每次制片人给他钱的时候，他都想哭，因为光亮拿到的仅仅是有名有姓人的一壶醋钱。

琪琪格说，我是大草原的人，看大草原痛快，不想回到你那座城市了。光亮沉了沉，说，你再好好想想，我们吵架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大草原看久了，也就那么回事了。还是城市好看，每天都在变化。琪琪格冷笑，光亮，你小子糟蹋大草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我觉得你们城市人小，小，懂吗？我认为我们大草原人大，大，你懂吗？我们没有孩子，也就没有负担，咱们离婚，这是我和你最后一次说这种话了。

光亮放下话筒，看看空旷的床，夜色已经漫上窗帘。他心里不太好受，有许多思绪堵在心头，不知道怎么发泄出去。与琪琪格无数次的吵架，有时候甚至把吵架当成夫妻间的快感，可这次他觉得琪琪格真说出离婚这句话了。

光亮不想吃饭，就找出老相册翻，寻找琪琪格的音容笑貌。头一张就是他和琪琪格在锡盟大草原上蜜月时照的合影像，光亮在草地上爬着，琪琪格骑在他身上，挥舞着一根鞭子。远处是无垠的草原，天湛蓝湛蓝的，如一面光洁的镜子。光亮不想再翻下去了，因为下一张就是他骑在琪琪格身上，挥舞鞭子。两个人都说好，互相做牛马，互相折磨。

折磨对方也是一种享受。

有电话打来，光亮赶紧去接，他觉得应该是琪琪格打来的，每次发生吵架，都是她首先服软的。琪琪格对他说过，城市的生活太无聊了，每天和不愿意见到的人赔笑脸，每天为赚钱东奔西忙，每天算计着怎么骑在别人的头上拉屎。我憋得慌，你得让我痛快，我谁也得罪不起，就只能欺负你小子了。把我骂上司的话都骂在你身上，把我看臭男人的鄙视全放在你的名下，这样我才好受。

光亮哭丧着脸说，我招谁惹谁呢，你憋屈我也憋屈。我在家当枪手已经是没有名分了，开新闻发布会，有名有姓的人露脸，我在家里看电视。操，

有名有姓的眉飞色舞讲剧本，那都是我写的呀。我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抱养，喊人家爸爸，死的心都有。有次我和一家小报的哥们喝酒后说了，这王八蛋在报纸上捅了出来，制片人合伙要封杀我，我一个个求爷爷告奶奶，最后在报纸上正式刊登道歉信，说我那是吃饱了撑的，异想天开。我天天装孙子，回家想充把爷吧，你又给我来劲。琪琪格说，你是我丈夫，我就得对你这样，谁让你到晚上动不动就要跟我上床办事呢，谁让你的精子没有生命力，害得我不能生孩子。除非你小子长能耐，让我怀上。我有了孩子，就不和你吵架了，天天折磨孩子了。你没看见现在大人都跟孩子玩命儿，表面上是爱，其实就是宣泄自己。

电话是制片人月月打来的，劈头盖脸催问二十集电视剧的梗概进展怎么样了？光亮不耐烦地说，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，我又不是牲口。月月说，你忘恩负义！没我，你能赚到十万稿费，你看看你家里，铺的盖的吃的用的玩的，哪个不是我找你当枪手挣的。现在枪手不是就你光亮一个。三条腿的蛤蟆不好寻，两条腿的枪手好找。

光亮火了，那你找别人去。说完把话筒拽下。他等着，一会儿月月肯定会打来电话，他跟老张不敢叫板，但跟刚当制片人的月月还行，因为月月喜欢他写的剧本，甚至当着他的面亲吻剧本。别的制片人都是当着面大骂他一顿，背后都说光亮写得不错。另外，一家服装公司愿意投资八百万。每集头里带四十秒的广告，所有女演员的时装都由服装公司提供。这家服装公司的罗经理对月月说得很清楚，如果剧本出来不满意，他就撤资。月月是个会算计的女人，这部电视剧会给她净赚二百万。而剧本的梗概虽然让有名有姓的写完了，但第一稿就被罗经理毙掉了。而光亮重起炉灶的大纲却深得罗经理的青睐。

光亮被电视剧这个大秀场泡得越来越狡猾，他想既然自己是太监了，就得懂得皇上喜欢什么，皇上对他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最喜欢谁，那么多文武大臣，最爱使用谁。光亮觉得自己男性的激素在迅速减退，他洗澡的时候开始注意下部，看见下部在悄悄萎缩，而且挺拔不起来。他曾经痛苦过，有次跑到洗浴中心找小姐，当小姐真的进来，他蹦了起来，光着身子跑出房间。他觉得自己不能这么下贱，别人可以任意糟蹋自己，但无论如何不能自己糟蹋自己。

月月没打来，光亮有些失望，就来回在小屋里转悠。

光亮的房间实在是小，仅有十几平方，再加上总是漏水的厕所和狭窄过道，还有只能放一个屁股的厨房，全加上才二十多平方。这房子是光亮母亲给他和琪琪格结婚的，光亮的父亲是个火车司机，十年前因为一场突发事故去世了。铁路局为了安抚光亮的母亲，给了这么一个小单元。光亮已经积攒了五十万，这是他当枪手一个字一个字赚出来的。他准备买新房子的，可是房价像是高血压病人的血压不住地朝上蹿，五十万只能买郊区的房子，周围就是猪场，琪琪格绝对不去。琪琪格鄙视猪，而崇拜马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凡是买房子的都是把牙咬碎了连血咽肚子里，血本全无。然后再去搞精装修，住进大房子以后天天想还债，吃馒头啃着咸菜。光亮看不惯，觉得都是为了面子活着。他是枪手，早已经没面子了，拿五十万买面子没必要。

光亮走出小屋，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街上乱走。他有时候会碰见几个熟人，都是开着私家车。熟人大都会探出脑袋，说，光亮啊，宁肯走也别骑自行车，看着寒碜。光亮笑着打哈哈，别理我呀，你们开自己的车甭理我，我不寒碜，你们丢人。

外边有风了，树都绿透了。路边有个小空地，总有人下围棋。光亮就把车扔下看，黑白相间，看谁能把谁围死，成功了就跑出来围死对方，失败了就眼睁睁看着人家把废子挑出来，扔进篓子里。

看了许多次，光亮觉得看出门道，有次指点，居然让被指点人逃脱包围。当他离开的时候，来了一个穿黑衣服的小伙子，警告他不许瞎说，这一盘棋的赌分是两千元。再瞎说，就挖掉他的一只眼。光亮大为吃惊，觉得原本纯洁的黑白两色又加上别的东西。他依旧去，但不再瞎说。

这次他看到穿白衣服的这方被人家穿黑衣服的这方围个水泄不通，可却留有一条路可逃。逃走，就能转败为胜。光亮张了张嘴，没说。他觉得周围都是穿黑衣服的人，穿白衣服的人势单力薄。最后，那穿白衣服的人居然逃走赢了，所有穿黑衣服的人没有出手，反而静静离去。光亮闹不明白，旁边有高人告诉他，这是黑衣服的人故意输给白衣服的人，因为白衣服的虽然只有一个人，但他的父亲是某某人。光亮觉得很可笑，下围棋怎么下出某某人了。

光亮没有回到自己的小屋，而是不知不觉去了母亲家。

三

他渴望离开母亲，总想离开的时候跟母亲大喊一通，以泄胸中积攒多年的怨恨。但，光亮不能。因为他一生下来就是软骨病，父亲是火车司机天天忙，是母亲每天捧着一手的鱼肝油丸儿喂他，把亮光从一个没有骨头架的男人支撑成如今这般雄伟的模样。

鱼肝油丸是极为黄色透明的，光亮不愿意吃，一吃就恶心。母亲见他死活不吃，难受得一劲儿抹眼泪。她为了让亮光吃，就自己先吞下鱼肝油丸，吃给他看，而且故意吃得津津有味，好像吞的是糖果。

光亮上小学时，因为家里穷，全依仗父亲一个人工资，那时他父亲特别爱喝酒，有了钱就爱到酒馆里去泡着。在光亮大学毕业没几年，父亲出的那事故就跟喝酒有关，但铁路局为了政绩，对外说的另外一回事。光亮母亲不知道因为喝酒出的事故，而被铁路局编造的另一个故事所感动，给他父亲的遗像前放了一瓶好酒。

光亮只有一个哥哥，小时候总穿哥哥的裤子，而且连裤头也没有。一天早晨，班里有个漂亮女同学找他上学。因为他光着屁股，躲在被窝里不能出来，漂亮的女同学红着脸，讪讪地走了。光亮对母亲哭着说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我怎么见人？母亲当即脱下她的裤头，然后赤裸着身子，把裤头递给光亮，说，老二呀，穿妈妈的裤头上学去吧。光亮愣了半天，穿上母亲硕大裤头上学去了，觉得一整天下身都暖烘烘的。

那个漂亮的女同学叫琪琪格，蒙古语是美丽的意思。

琪琪格的父亲是驻军的团长，而她的母亲却不肯随军，依然在大草原的蒙古包里喝奶茶放骆驼。光亮大学毕业后，没合适工作就飘在电视剧这个血雨腥风的江湖上。原本他住在母亲隔壁的小屋，母亲答应给光亮的，那时他已经尝遍了琪琪格的芬芳。没料到一向与人为善的哥哥暗地踢了光亮一脚，先是闪电般的逮住一位没有瞳仁儿的姑娘，紧接着就让姑娘来了个未婚先孕，然后两人理直气壮地搬进那间小屋。

就在嫂子腆着大肚子和哥哥结婚的那天晚上，也正是光亮最晦气的时候。琪琪格大发雷霆，吼叫着，我跟你接吻的时候，你哥哥还不认识你嫂子呢。我跟你上床办那种事儿了，你哥哥才敢拉你嫂子的手。那房子为什么先

让他占了，就因为他比你早离开你妈妈肚子吗？告诉你，我没看上这间房子，我家房子有好几间了，厕所都比你这间大，我是嫌你窝囊！

哥哥结婚后，有次悄悄对光亮说，兄弟，这个主意是她出的，我这人你知道，做不出这事，对不起你了。光亮能说什么，只能说，你是我亲哥哥，你就占着小屋吧，但你得照顾母亲。光亮每次看望哥哥，看见哥哥像个耗子似的蹲在小屋里就可怜他。因为从哥哥结婚起脖子就没挺直过，总有一种压迫感。好在嫂子矮，能在小屋里旋转自如。

母亲不在家，邻居说上大街上的公共厕所解大便了。

他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又回来，实在闷得慌，他想，自己不能太对月月较真，二十集电视剧，每集枪手费用四千，就是八万。光亮觉得自己好像抽大烟，不写就浑身难受，提不起精神。当枪手成了他精神生活唯一的支撑，赚钱比射精都过瘾。除了赚钱，当然就是和琪琪格上床了，这成了他另一嗜好。

琪琪格是个人高马大的蒙古族女人，丰乳肥臀。在床上，琪琪格那撕心裂肺的叫喊声，邻居们听见吓得以为有人打劫呢。他几乎天天晚上磨着和琪琪格上床办事儿，有时，甚至连琪琪格来例假他都不放过，搞得两个人筋疲力尽。琪琪格没好气地吼道，你小子累不累啊，赶上草原种马了，我觉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。我两只乳房每回都让你抓得千疮百孔，我都不敢到单位去洗澡。光亮回答，你天天和我吵架折磨我，我就天天和你上床办事儿，也折磨你。咱们一报还一报。有次他肆无忌惮地讲给月月听，月月说，你是个太监，却非要证明不是。他看不惯月月那蔑视的表情，就跟老张发牢骚。老张说，知道月月为什么能当上制片人吗？那是因为她的丈夫是阳痿。光亮听不明白老张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丈夫阳痿跟当上制片人有什么关系。老张拍了拍光亮的肩膀，说，多做爱吧，这样你还能保持一个男人的基本尊严。

半夜，光亮按捺不住，给月月打电话。

我会抓紧写梗概。

我就知道你毒瘾又犯了。

琪琪格走了，我很孤独。

服装公司的罗总要求这个本子必须写时装业的，最好是模特。女人越多越好，时装的展示也要充分。

这不成广告了吗？

废话，要不怎么肯拿出八百万？

我写不出这么多女人。

历史没女人，还有这么多竞争和残杀吗？

我最不愿意写梗概，二十集的戏浓缩成一万字，太难了。

看开了吧，现在什么都浓缩，原本有情趣的东西都被梗概掉了，变得枯燥无聊。

光亮很久没再睡，他觉得月月这个女人有些意思，小巧玲珑，如手里的一块碧玉，与琪琪格成反差。脾气倒和琪琪格接近，动不动就发火，挺漂亮的女人经常说出操你妈的话，弄得周围人面面相觑。光亮听说月月 and 不少男人上过床，特别是导演或者男主角什么的。有时候，她和上过床的男人再见面竟然喊不出对方的名字。光亮信服这些传言，他发现月月和男人对话都用眼睛直视，扰得男人汹涌澎湃，心猿意马。他小时候听母亲说过，如果女人说话总看男人，肯定不正经。光亮想，月月三十多岁了，一直跟丈夫分居。现在若是跑到月月的闺房，抱着这块碧玉办事儿，该是多惬意呀。光亮“扑哧”乐了，他觉得这个念头很唐突，也很齜齜，但也很刺激。光亮兴奋地编织这个黄色故事，一直到窗帘发白。

四

转天，月月找到光亮，给了他喜来登酒店的房间钥匙。说，你搬过去写吧，你家是一个破窑，写出来的玩意儿也是穷气。这家宾馆是四星的，老板也是这部戏的投资商。你写累了可以到宾馆的游泳池里泡泡，有小姐找上门别开，你使不起，一次都是上千的。你实在忍受不住可以到宾馆后街，那的小姐便宜。光亮接过钥匙，月月递过一份合同，上面都是甲方要求乙方做的，乙方只有一条，那就是按期交稿。光亮说，这是合同吗？月月说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你是枪手，就等于杀手。给你钱，你就得杀人，杀不了人就滚蛋。光亮说，你给的这点钱我也杀不了人呀。月月恼火了，说，我给你的钱是老张的两倍，你还不知足。你他妈的想想，老张给过你我这么好的条件吗？在宾馆给你开房间，老张得心疼死。光亮说，你能不能不骂街？月月说，我就骂你了，你敢得罪我吗？光亮知道自己不是男人，要是男人上去扇

她一个嘴巴子，转身昂首挺胸走人。

走进喜来登酒店，前厅富丽堂皇。光亮上了电梯，电梯四周是玻璃的，能鸟瞰整个城市的夜景。电梯在上升，城市就踩在脚下。钥匙是电子式的，开门时光亮不会弄，门总是进不去。他喊了半天服务员也没人理睬，然后他自己费劲儿琢磨才勉强打开。进到里边，房间实在太漂亮了，里外两间，地上铺着绿色地毯，如草地。满墙挂的是形形色色的装饰画，窗台上摆着月季，红色的。光亮下意识看到床，一张硕大的床，一个长长的单枕头，床的中间塌下一个坑儿，或许是结账走的客人在这里做爱的印记，那橘红色的床单更是刺人的眼球。这套房子使光亮中了魔，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。住惯了狭窄的房子，总盼望着能有个空间，而一旦拥有了就承受不住。

结婚前与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，每天晚上，电视上的新闻联播一结束，光亮必须准时上床睡觉，母亲心脏不好，就要求屋里绝不能有响动。光亮跟受了刑一样。每次从外边回来，只能蹑手蹑脚跟做贼似的进屋，然后如一张白纸躺在母亲身边。只要声音大了点，母亲就会咳嗽叹气。光亮喜欢听音乐，但在家里绝对不能，他上日本玩，回来买了一套音响，就一直那么放着。好不容易趁母亲外出的机会放了一次，感觉很亢奋，地板都在震动。母亲突然回来，看着光亮在那陶醉，立即被震天动地的声音吓倒，送医院抢救才缓过来。大夫对光亮警告说，你母亲不能有一点响动，这次差点儿就没命了。

光亮想独占这个房子，独占一个精神世界。他跑到卫生间洗澡，想好了，这间房子不告诉任何一个人，他想痛痛快快地淋漓尽致地享受一番。光亮开始写梗概，他打开手提电脑，没写几个字发现总是死机。他这部手提电脑是去年在旧货市场上买的，花了五千块。买回来用了一年挺好的，可一年过后就开始死机。他问过在计算机研究所的哥哥，哥哥看完了对他说了一句话，险些没让光亮晕过去。这硬盘就是一年的寿命，它现在已经寿终正寝了。光亮很恼火，怎么就能用一年。哥哥说，人家就研究它活一年，这样就赚钱了。你要是换硬盘起码得一千五百块。换不换？光亮说不换，哥哥说，硬盘就是心脏，你心脏坏了，说不定哪天死了就救不活了。终于不死机了，光亮想把开头写得抓人，什么东西抓人呢？光亮想，我写服装公司，我就先把服装公司写破产喽。写时装模特，我就先写这群漂漂亮亮的女人破产后做

鸟兽散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。

光亮兴奋了，他觉得当个枪手也不错，让谁死谁不能活，让谁倒霉谁也不能摆脱。想当初，琪琪格在一家无线电公司当总会计，公司的技术人员苦思冥想开发出几个新产品，市场销路不错。可好端端的公司被新来的丁经理糟蹋了，这个丁经理是从上面调来的，不懂无线电，而是市经委的一个年轻处长。因为政府要压缩，就先下海跑到这里。丁经理上任，信誓旦旦，到美国拉斯维加斯去考察，说谈一个重要合资项目。在公司大会上，丁经理慷慨激昂地说，知道在宇宙飞船上能看见地球什么吗？一个是中国的长城，一个就是美国拉斯维加斯娱乐城射向夜空的一束灯光。拉斯维加斯不光是赌城，也是无线电技术的中心。丁经理悄然带走公司大部分资金。琪琪格对光亮说，看这王八蛋撬走那么多的钱，她的心都在颤抖。丁经理出国后，迅速寄回来一本包装豪华的画册，里面有介绍赌城如何能赌到钱的秘诀，还有一幅幅眼花缭乱的娱乐城灯光照片。此后，丁经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，公司迅速破产。检察院的人来了，公司的人才如梦方醒。琪琪格和检察院的人查账时，听他们互相聊天，丁经理前妻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。光亮总想把这个情节用上，现在正好放在开头。光亮赤裸着膀子写得很投入，累的时候他才发现窗帘发白了。

转天上午，光亮还在睡大觉的时候，被领班叫醒。光亮不乐意，说，怎么四星级宾馆也不懂得规矩。领班客气地说，今天要开重要会议，所有的房间都得腾出来。光亮不理解，问我给了房费，跟你开会议有什么关系？领班仍很客气，说，您住的房间是我们宾馆为电视剧提供的方便，但前提是必须看客房是否紧张。紧张了您就得腾房，宽松了您就能进来。光亮觉得心凉，他问，就是说一切都要看别人的眼色？领班说，也可以这么比喻，但这样显得我们对您不尊重。光亮收拾东西，他为昨晚自己的兴奋而羞愧，说半天自己就是做菜的大料，现在是该把自己挑出来的时候了。领班走以前，光亮喊住他说，我能骂街吗？领班微笑着说，只要您能走，您说什么都是您的权力。光亮骂不出来了，他就觉得眼眶子发热。

他回到自己的家，想打开手提电脑，发现死机。光亮觉得人的一生要是电视剧的梗概就惨透了，因为写电视剧的梗概，真不是人干的活儿。没有细节，没有装饰，没有描写，没有对话，没有动作，没有感情，而只是简单的

过程和结果。孤零零的枝头，没有绚丽的花朵。一个空荡荡的房间，没有任何家具。

月月打来电话，问写到第几集了？光亮敷衍，刚写完第五集吧。月月埋怨道，你也太慢了，白给你那么好的房子。光亮说，我被人家轰出来了。月月问，谁敢轰你，那房子是老总提供的。光亮说，就是那王八蛋，他派人说有客人来了，让我滚蛋。月月笑了，说，等客人走了你再住啊。光亮死皮赖脸地说，你请我吃饭吧，或许能快点。月月笑着，好吧，晚上七点在王府饭店等我。光亮说，我就去喜来登，那西餐好吃。月月说，你小子又宰我，喜来登是屠夫待的地方。

光亮心不在焉地收拾着房间，琪琪格去大草原有一个多月了，房子就像是一个被废弃的仓库，乱糟糟的。没了女人，就没了生活。窗台上的花也枯萎了，光亮忙去浇水，从角落里拿出琪琪格买的肥料撒在花盆里。这东西臭烘烘的，可施完，花顿时就香喷喷的。他把自己所有穿脏的衣服扔进洗衣机里，然后任凭机器干瘪地轰鸣。地板也没了样子，于是，他拿着湿布，蹲下慢慢去擦。光亮悟出来原来自己就是梗概，有了琪琪格才是剧本。

老张电话打进来，问光亮能不能在大草原上找匹好马。光亮问，干什么用？老张不耐烦地说，废话，除了拍电视剧用，我还能干什么用。光亮给琪琪格打电话，琪琪格说，马有的是，成群成群的，就是不给你们拍电视剧用，用完了那马都不是马了。光亮问，什么意思？琪琪格说，让马狠劲地摔，摔得遍体鳞伤，你们不心疼，我心疼。没等光亮再问，琪琪格放下电话。光亮告诉老张，你直接给琪琪格打吧，说点好听的。多给我老婆钱，别像对我那么抠。老张骂了一句街，说，听说月月找你当枪手？光亮哼了哼，老张冷笑着说，她能跟你上床，但绝对不会多给你小子钱。光亮不接茬儿，他知道只要他说出什么来，转眼就会在两个制片人之间恶性蔓延，最后把脏水都倒在他身上，人家两个人握手言和了。

五

再次走进喜来登酒店，光亮赌气，找个靠窗户的空位坐下。他想把自己的眼界放开，能鸟瞰城市的万家灯火，夜色斑斓。他和琪琪格谈恋爱时就总爱到这消遣，那时琪琪格还在上大学三年级，而光亮已经从大学生成了个体

“枪手”。那时，光亮没有自己的房子，跟着母亲住，有时制片人那赏赐他点活儿，他就租一个十分便宜的房间，都是在郊区，挨着猪圈或者鸡舍。每回他领着琪琪格从豪华的喜来登出来，再回到破烂不堪的房子，都有一种从天堂跌到地狱的感觉。

就那间便宜的房子，还有一个搞油画的，姓刘，因为个高，光亮喊他大刘。大刘是跑到这飘着的主儿，靠给人画像谋生，光亮觉得大刘的画太糙。有次大刘交不起另一半房钱，说给光亮画肖像，结果画出来的光亮像是日本战犯东条英机。只要光亮带着琪琪格一来，大刘就得借口躲开，跑到街头闲逛。光亮和琪琪格在转不动屁股的小床上天翻地覆，光亮在高潮中发誓，今生今世要拥有一个硕大的房子，里面放置一张硕大的床，让琪琪格能够上面翻滚。琪琪格高兴了就扯脖子唱，唱内蒙古的民歌：“草原天最蓝，草原水最绿，草原花最红，草原乳最纯，哥哥你的眼睛最亮，就像北斗的星星……”光亮笑琪琪格，说哥哥你的眼睛最亮这句听着就跟描述狼一样。琪琪格戳着光亮恶狠狠地说，你就是狼，见我脱完衣服后，那眼光都发绿光。

光亮思念起琪琪格，觉得那时没有钱，可两个人却生活得很快活。现在他多少有钱了，也有了不宽敞的房子了，可琪琪格却走了。

无线电公司破产了，被另一家公司强行收购。琪琪格的总会计被吊了起来，在家等待重新分配。琪琪格对光亮说，那家公司的会计是我培养出来的，他妈的，倒让老师我在家闲待着。光亮说，我赚了二十万，足够吃喝的。你就在家呆着，花利息吧。琪琪格恼了，我不当利息族。你给我找个工作干，我要干出名堂。光亮解释，现在都是水浒一百二十回，就是说梁山好汉的座位都排完了，没你的位置了。琪琪格摇着脑袋，我不管，我要把已经坐好的人拉下来，我坐上去。你不管，我自己跑。此后，光亮回家很少看见琪琪格。开始，光亮不在意，想琪琪格在外面撞个头破血流，自然就回家。

一天中午，光亮和月月一帮人吃饭，谈服装公司这部片子的事儿。大刘晃荡着身子走过来，他用几年的积蓄买了一个画室，雇了些人给他当下手，按光亮的话就是画画的枪手。这帮子人给大刘忙活绷画布，打底色，画模样，然后是大刘一笔定乾坤，署上大刘的名字市场出售。这帮子画画的枪手们看着大刘的脸色分赏钱，拿钱的时候都得按照大刘的规矩给他跪下磕头。光亮骂大刘太过分，人家给你当枪手了，你就别把人家当孙子。大刘不屑地说，

你要是把他们当成人，他们就把你不当回事了。大刘有钱了就花天酒地，拈花惹草。大刘俯在光亮耳边悄悄说，喂？你老婆怎么坐台了呢？光亮的脸紫了，你老婆才是娼妓呢。大刘不悦地说，我好心告诉你，你怎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。光亮稳定情绪，她在哪？大刘说，有客户请我到喜来登歌舞厅玩儿，我看见琪琪格坐在里面陪客人唱蒙古歌，还扭着屁股跳蒙古舞呢。

光亮来到喜来登歌舞厅，没有找到琪琪格。他坚持等到了歌舞厅收业，自己才肯孤独地回到家，没料到琪琪格在床上正酣睡。光亮摇醒琪琪格讨个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到喜来登去坐台？琪琪格揉着眼睛，谁坐台了？光亮说，你。琪琪格扇了光亮一个嘴巴，很响，在寂静的房间里竟有了回声。光亮也恼怒地左右回敬了琪琪格，吼叫着，大刘都看见你了。琪琪格“豁”地坐起来，我那是陪着客人消遣，懂吗？我已经去房地产公司上班了，你知道吗？光亮愤然喊着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琪琪格说，我几次要跟你说，可你从来都不听我说，只是闷头写你的梗概，那梗概就是你祖奶奶。光亮瞪大眼睛，我那是赚钱！琪琪格冷笑着，你脑子里只有赚钱，你每写完一集电视剧就对我觑着脸说，这不是汉字，是人民币。你还有脸在这跟我说感情？我闲在家里你问过我吗？

琪琪格起身穿着衣服，然后抽出个提包，往里拼命塞着东西。光亮惶恐地说，你要干什么？琪琪格执着地说，我要回锡林郭勒，这空气太污浊了。光亮拦住琪琪格，都几点了。琪琪格推开光亮，我说要走，就谁也拦不住我！光亮后悔应该拦拦，可自己没有拽住她的衣裳。

光亮看见月月 and 服装公司罗经理走过来，身后还有一个高高的年轻女人，风姿绰绰，摇出一种韵味。她不经意的穿着很简练，流出现代女人的个性。她脸色白得几乎透明，显得发青，那每根脉络都清晰可见。她采用了银光闪闪及紫调的眼影，以及带有灰紫色的亮丽唇彩。她眉毛描绘得很细，往上挑着，如一钩弯月。口红艳艳的，光亮联想到血，吸血僵尸的形象。他经常看鬼魔之类的美国好莱坞碟盘，如安东尼·霍普金斯主演的《惊情四百年》。这年轻女人进来后就艳光四射，罩住所有的人。月月在她的陪衬下，显得苍白很多。双方落座后月月对光亮开门见山，罗老总很关心你写的梗概，特地请你吃饭。罗经理伸出手，光亮觉得对方的手很软，有些像是女人的手。罗经理介绍那年轻女人，这是我的朋友，著名的女模特冰冰。冰冰矜